

云南回族移居缅甸小考

姚继德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自元代以来, 云南的回族先民不断有人移居泰国和缅甸, 在泰国北部的族群泰语称“秦和人”, 在缅甸的部分缅语称“潘塞人”。本文根据作者的亲身调查, 并参考有关记载, 对缅甸“潘塞人”的形成、分布和演变, 以及“潘塞人”与中国云南省回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交往作了细致考证。

关键词: 云南; 回族; 缅甸; “潘塞人”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回族是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少数民族, 也是跨境中亚和东南亚而居的族群, 目前有 3 个境外派生族群生活在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 5 个国家。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孜别克斯坦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回族族群, 俄语称“东干人”(Tungan), 他们是清末反清起义失败后经新疆流寓中亚地区的陕、甘地区回族的后裔。生活在东南亚的回族派生族群有两个, 在泰国北部的族群泰语称“秦和人”(西文拼作 Cin-Ho 或简称 Ho/Haw/Hor), 在缅甸的部分缅语称“潘塞人”(西文拼作 Panthay)。后两个族群都来自云南省, 他们迁徙缅、泰两国的时间比陕甘回族迁徙中亚的时间更早, 成因也更为复杂, 他们是明、清时期云南回族因长途马帮贸易定居、清末反清起义失败逃亡、抗日战争时期避难、1949 年前后追随前国民党军队李弥部流寓缅甸及泰国北部的回族后裔。笔者于 2001 年亲赴泰北清迈、清莱两府和缅甸掸邦东部边城大其力进行调查, 回国后曾就泰北云南穆斯林侨胞秦和人的移民历史、族称词源、分布现状及文化变迁, 撰有数文发表。现就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潘塞人”的移民简史、族称词源、社会分布、佉邦班弄的兴衰, 以及潘塞穆斯林与云南故乡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作一简述, 聊作泰北秦和穆斯林个案的姊妹篇。

一. 缅甸潘塞人的由来

(一) 移民简史

缅甸与中国云南省山水相连, 拥有近 1997 公里的陆地边界, 两国人民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有傣、景颇(缅甸称为克钦人 Kachin)、拉祜、佤、傈僳、德昂、布朗等 10 余个民族跨境而居。回族是云南境内的 25 个原住民族之一, 蒙元时进入云南之始, 就与缅甸发生了联系。据《元史》、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和云南地方史乘, 以及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行记》等文献的记载, 早在 13 世纪, 云南回族人就以蒙古军队中的回回军的身份, 与缅甸发生了以军事征讨和驻守为主要方式的密切联系, 并且还开始了沿蜀身毒道经由缅甸前往阿拉伯麦加的朝觐活动。前者如赛典赤·赡思丁的长子纳速刺丁, 曾以云南行省都元帅水身份于元至元年间率军数次征讨蒲甘(缅甸), 后者如明初七下西洋的云南回族大航海家郑和的祖父和父亲, 曾先后由缅甸泛海往麦加朝觐, 成为云南回族历史上文献中可考最早的“哈吉”。[1]

明末永历皇帝退守云南继而亡命缅甸, 大批云南回族追随他进入缅甸, 成为最初进入缅甸的政治难民。清初以还, 云南回族与缅甸的马帮商贸往来进入高潮, 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伴随大规模马帮商贸活动的开展,有部分云南回族陆续定居缅甸各地,同时有一些云南回族借助经由缅甸的商路,前往天方阿拉伯朝觐。[1]清朝道光年间(1841-1848),中国著名的伊斯兰经学大师马复初,曾随同家乡大理丰呈庄的回族马帮经缅甸前往阿拉伯朝觐游学 8 年,并把沿途见闻写成《朝觐途记》。在清末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反清大起义的失败,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 1949 年全国解放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中,形成了几次大规模的回族政治难民潮,一些云南回族商人和难民缅甸佤邦(Wa States)、掸邦(Shan States)等地,他们被缅甸人民用缅甸语称为“潘塞人”。

(二)“潘塞人”的词源

“潘塞人”是缅甸人对定居缅甸各地云南回族侨胞的缅甸他称。19 世纪,由于定居缅甸的云南回族在经济方面的突出成就,以及宗教信仰上的鲜明特点,受到了当时统治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官员、传教士和探险家们的极大关注,英国人按照缅甸称谓的发音将其拼作 Panthay 或 Panthai,以 Panthay 的拼写形式较为盛行,由此传遍了西方世界,并一直使用至今。为使大家对潘塞人的由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我们还必须从语源学(Etymological)角度,对该称谓的来源做一些考证。

据台湾政治大学林长宽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系统考证,[2]潘塞”(Panthay)或“潘希”(Pansee)一词,最初是缅甸人和英国殖民官员对清末反清起义的云南回族的称呼,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对居缅甸云南回族侨胞的通称。根据英国学者福特氏(Ford)对英国的外交历史档案的检索,“潘塞”(Panthay)或“潘希”(Pansee)一词是由英国驻缅甸曼德勒的间谍威廉斯(Dr. Clement Williams)在 1863 年 5 月 30 日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专指反清起义的云南回民。1868 年英国间谍斯莱登氏(Sladen)从缅甸入滇探险考察期间,也使用了该词。1872 年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失败时,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韦德爵士(Sir Thomas Wade)在致英国外交部的一封信中曾使用该词,但他认为是缅甸人对外来人的反义词“本地人”的称谓,专指清末反清起义的云南回族。19 世纪 60 年代从中南半岛进入中国西南的法国陆军中尉加尼尔氏(Francis Garnier)则认为,缅甸语的“潘塞人”来源于印度称呼回教徒的古老称谓“帕西”(Parsi)或“法西”(Phasi)。著名的汉学家玉尔氏(Yule)认为,缅甸人称滇籍穆斯林为“潘塞”,称缅甸本土的穆斯林为“帕西”(Pathi),两词都来源于印度对波斯穆斯林的古老称谓。英国探险家库柏氏(T. T. Cooper)认为“潘塞”或“帕西”一词来源于云南回民起义期间起义军所用的汉语“白旗”(即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军自称的“白旗军”)一词。19 世纪末侨居缅甸仰光的华裔学者杜生诰氏认为,缅甸语“潘塞”来源于清朝对云南回民起义者的蔑称“叛贼”一词,但此说有些牵强,受到学者们的反对。最有说服力的是缅甸仰光大学历史学家卢斯教授(Luce)的考证,他认为该词在缅文中最早出现在 1442 年立于缅甸实皆县(Sagaing)的“浮屠佩永塔碑铭”(Htupayon),先指 1202 年征服东孟加拉塞纳斯(Senas)后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干印缅君王,后来泛指 14 世纪来自云南进攻东阿萨姆(Eastern Assam)的蒙古军队中的回回人和今天侨居缅甸北部的云南穆斯林。

根据笔者 2001 年在泰国北部清迈、清莱和缅甸掸邦东部边城大其力(Tachilek)等地的调查,许多精通缅泰两国语言的云南回族同胞告诉我,缅甸语中的 Panthay 一词有两个意思,其一指“商人”或“有钱的大老板”。因为早期前往缅甸的云南回族多为马帮商人,他们因善于经商,在缅甸的财富甲冠一方,在缅甸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缅甸人因而称其为“大老板”;其二是“红色的苹果”。因为早期到缅甸经商的云南回族人很富有,身体强壮,肤色特别健康红润,故而缅甸人就用缅甸语中称“红苹果”的“潘塞”一词来专指云南回族侨胞。十分有趣的是,在云南境内,与缅甸掸邦接壤且同族共源的西双版纳傣族,也用傣语称回族同胞为“帕西”,意思是“不吃猪肉者”(即穆斯林)。在元代文献中西双版纳称“彻里”,明改车里军民府,清改车里宣慰使司,清季中英勘界的外交文件上又称为“江洪”,是历史上云南滇南、滇中和滇西三迤回汉各族马帮经商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云南马帮进入缅甸掸邦转

往缅甸腹地及泰国的必经通道。傣语中的“西双版纳”意译为“十二个封邑”或“十二个坝子”。在西双版纳马帮通道上的勐海县，有曼赛、曼峦两个因回傣两族通婚而于清末形成的回族寨子，当地傣族用傣语称之为“帕西”。据此前民族学者的调查，曼赛、曼峦两寨的回族先民来自滇西和滇南，是历史上赶马帮进缅甸经商的云南回族商人和清末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失败后逃难到边疆避难者，他们与当地傣族妇女通婚，采用了傣族民居和服饰，但依然信仰伊斯兰教，保留着回族穆斯林生活习俗和民族认同。[3]明清两朝的车里宣慰司与今天的缅甸掸邦所属的孟艮宣慰司（治所在今掸邦首府景栋）同属中国云南的土司领地，车里和景栋都是云南回汉马帮进入缅甸和泰国的必经之地。由于回族马帮是“走夷方”的主要力量，因此，傣语（掸语）中的“帕西”一词在回族马帮所到之处流行开来，逐渐演变为缅人对在缅甸的云南回族居民的通称。

我们认为缅语中称呼云南回族的“潘塞”一词有两种来源：其一是缅人对来自古代波斯和南亚印巴次大陆穆斯林的传统称呼“潘希”或波斯语的波斯人自称“法尔西”；其二是由掸邦的掸语中“帕西”一词演变而来。结合卢斯教授的考证和笔者在泰北和掸邦的实地调查，可以肯定缅语中指称云南回族的“潘塞”一词，与西双版纳傣族称回族为“帕西”（掸语同称），其实是同一术语，它最先指公元13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统治阿拉干地区的印缅君王，又指早期波斯和南亚印巴次大陆东来缅甸经商的穆斯林，也指14世纪来自云南进犯东阿萨姆的蒙古军队中的回回人，以及进入缅甸各地经商的云南回族商人，最后演变成为了对旅居缅甸的所有云南回族商人后裔，清末云南回民义军失败后逃入缅甸的残部，以及1949年云南解放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不断进入缅甸的祖籍云南的回族人口的总称。

二. 潘塞人在缅甸的分布

缅甸其他地区的云南回族主要分布在仰光，那里保留着清末杜文秀外甥杨惠庭和逃难入缅的下属修建的清真寺，汇聚了数百户回族侨胞潘塞人。据笔者2001年夏季对缅甸潘塞人士和旅缅回侨人士的访谈了解，除首都仰光外，旅缅的云南回族侨胞潘塞人分布最多的地区：由北向南分别是密支那（Myitkyina）、八莫（Bhamo）、抹谷（又名宝石厂 Mogoke）、包德温矿（Badwin）、皎脉（Jaomay）、眉苗（Maymyo）、缅甸旧都瓦城（今曼德勒 Mandalay）、腊戍（Lashio）、当阳（Tangyan）、东枝（Taunggyi）、景栋（Kengtung）、大其力（Tachilek）等地，总人口近8万人，其祖籍以滇西回族为多。其中在仰光成立有中国回教协会，现任会长为马国美，上述潘塞回胞聚居的缅甸各大都市、城镇都成立有中国回教协会的分会。仰光云南回教清真寺建得较早，相传是清末同治七年（1868年）云南回民反清起义领袖杜文秀派一位都督去建的，缅甸中国回教协会即设在此寺。据旅居缅甸旧都瓦城的腾冲籍回侨明爱中女士夫妇的介绍，缅甸中国回教协会下还成立有回教青年会，青年会下再分为男女两个分会开展活动；目前抹谷潘塞穆斯林有300余户1600余人口，聚居在云南回教街，建有两座清真寺，一座属于云南回胞，另一座属于嘎拉穆斯林，云南清真寺里开办有伊斯兰经堂学校，有14名哈里发在读；仰光现有潘塞穆斯林700人左右；眉苗潘塞回胞也较多，建有清真寺，寺里开办有“真光阿文学校”，1998年11月20日举行了首届10名哈里发毕业穿衣典礼，庆祝活动十分隆重；东枝现有潘塞穆斯林200多户，腊戍有300多户，建有两所清真寺；当阳有500余户潘塞穆斯林侨胞，也建有两座清真寺。至于缅甸其它地区的潘塞回胞，由于了解有限，目前所知不多。

三. 佻邦潘塞人基地班弄的兴衰

云南回族先民在13世纪大量进入云南有一部分进入了缅甸，但作为一个移民群体定居到缅甸各地却发生在明末清初。早期的定居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长途马帮商人。大量见诸文献记载的云南回族定居缅甸活动，是19世纪末的云南回族反清起义失败后的政治逃难者。

其中最为重要的定居中心，是由义军残部和滇西回族难民建立在缅甸佤邦的“班弄”。

班弄又叫“邦隆”，是由杜文秀回民反清起义军镇守滇西重镇腾越（今腾冲）乌索柳映苍将军部将马灵骥（马二将军），所率领的由 36 人组成的义军残部于 1875 年建立的难民据点。[4]义军残部建立班弄后，滇西大理、蒙化（今巍山）、保山、顺宁（今凤庆）、云州（今云县）、腾冲等地的回族同胞纷纷搬拢班弄。其间又因班弄经济迅速发展，人丁兴旺，在整个佤邦甚至缅甸北部都无人能与之匹敌，因此一度取代卡佤王成为佤邦的主宰，班弄人曾自豪地称班弄为“邦隆”。

班弄位于萨尔温江东岸，地处北纬 23 度 15 分，东经 98 度 42 分，属治所在帕峦（又译为帕冷）的缅甸佤邦卡佤王的领地，原来的佤语地名叫南潘。南潘以前无人居住，是一大片原始的“色木林”，在佤语中意思为“鬼神之地”。[4]据 1891 年曾到过班弄的英国探险家戴利氏（Daly）描述，班弄是一个四周由低矮陡峭的群山和绝壁环绕着的盆地，海拔约 4600 英尺，方圆有十余平方公里，完全与世隔绝，当时已有 300-400 户人家，人口近 2000 人。[2] 1893 年，英国人史谷特爵士（J. G. Scott）访问了班弄，其人口已经发展到 300-600 户左右，他对班弄的情况作了详细描述：“房子的墙壁系用方格篱笆敷上泥巴组成，有的刷上石灰。屋顶上盖着山草。每家都用篱笆围起一个小院，院里栽着桃李。村中有一饮马池塘，但塘水不能饮用。饮用水的供应不太令人满意，是通过数条小沟从西边山上引下来的。环村的山坡上长满灌木林，但有的地方已被砍得光秃秃的种着罂粟。……通往村里的所有道路都必须经过两个隘口，一个在村北，一个在村南。两个隘口上新近用土整修建了两座门楼，楼顶盖着山草，楼上留有小窗。”^[5]班弄的地形易守难攻，四周居民多为卡佤和山头人（缅甸叫克钦 Kachin）。卡佤与中国的佤族同胞不同，保留着猎头祭稻谷的陋习。

班弄的建立者马灵骥，腾冲城南人氏，人称马二将军。其先祖名马哈穆，明朝洪武时镇守腾越。大理杜文秀起义后，灵骥率众加入定西将军柳映苍（字铁三）的回民义军中，镇守腾冲。同治十一年（1872 年）冬，大理城失守。腾冲回民义军在柳映苍的带领下坚守腾冲乌索等地，终因敌众我寡，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失败。柳映苍英勇牺牲，马灵骥率残部突围成功，从孟定姚关以南渡过南汀河，进入缅甸麻力坝（今果敢），先在戴家寨避难，后又逃到帕峦卡佤王属地南潘，经与同治该地区的卡佤王下属波郎商议，同意回民义军留居，但须每年给帕峦的波郎缴纳缅甸币 100 卢比的贡赋，波郎封马灵骥将军为“景猛”（相当于乡长），负责班弄附近方圆 70 余里的社会治安，班弄据点由此建立。跟随马灵骥逃到班弄的义军首领还有马阁新将军、灵骥内弟丁盈安、胞弟三大人（佚名）、教长马有仙等。灵骥于清光绪七年（1881 年）病逝，由三大人接任。三大人不久亦病逝，由灵骥内弟丁盈安代位，丁盈安后由灵骥丁氏夫人的妹夫马国兴继位，国兴因接待了一为英国传教士而被班况的佤王杀害，佤王最后命灵骥幼子马美廷继位，并擢升美廷为“招幸”。1918 年，佤王将女儿嫁给马美廷续弦，由此巩固了班弄与佤王家族的关系。但佤王王后用人不当，班弄与佤邦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1926 年位于拱别和帕峦的佤族与傣族上层密谋出兵袭击班弄，被班弄回汉族武装彻底打败，马美廷驱逐了拱别王子，自己当上了拱别王，并占领整个班况地区。美廷重振马帮商业贸易，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壮大，成为了整个佤邦班况地区各部落的总王，班弄从原来的一个无名小村发展成了整个佤邦最繁荣的集镇，人称“小上海”，人口发展到了 600 余户 3000 余人。1943 年，日本占领缅甸，进抵佤邦时遭到了班弄马美廷父子率领的回、汉、佤各族武装的英勇抵抗。班弄的极度繁荣发展引起了周围各族土司头人的嫉妒。1946 年 7 月，班弄遭到了国内镇康汉族土匪和当地佤族、山头人联合武装的突然袭击，遂彻底毁灭。马美廷父子突出重围，辗转回到中国保山，其他同胞逃向缅甸各地和泰国北部，成为后来缅甸和泰国北部各地滇籍同胞潘塞人的主要部分。[4]

据 20 世纪 80 年代末曾经到过班弄考察的英国学者福布斯教授和泰国清迈等地的班弄回胞的介绍，经历了 1946 年的劫难后，班弄一蹶不振，仅有后来迁去的数户汉族和佤族人

家居住在那里。

四、塞人与云南回族的交往

缅甸云南回胞潘塞人与故乡云南的交往十分密切。最早移居缅甸的潘塞人多是滇西腾冲、施甸、保山一带的回族，他们与缅甸的交往始于明末清初，交往的方式主要是经济活动。民国初期，滇西蒙化、大理一带的回族马帮入缅贸易活动的重新活跃，定居缅甸的回胞逐渐增多，在仰光、瓦城、腊戍、八莫和当阳等中心商埠城市和佤邦班弄，出现了云南回胞建盖的清真寺，起初缅甸的回胞需要从国内聘请阿訇教长前往任教，与国内的联系又扩展到宗教领域。此外，定居缅甸的潘塞同胞还与云南回族同胞保持着一定的跨国婚姻。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许多潘塞同胞和国内回族同胞又恢复了频繁的探亲访友活动，近年来还有部分国内回族同胞藉探亲之便，从缅甸前往阿拉伯麦加朝觐。

（一）经济方面的交往

旅居缅甸的云南籍回族侨胞潘塞人，始终与国内云南回族同胞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往。腾冲县是西南丝绸之路最西端进入缅甸的桥头堡，自古以来是云南与缅甸交往的重镇。明末清初时，腾冲县五乡共有回族 4000 余户，建有清真寺 6 座；清朝咸丰初年时，城内回族发展到近 1000 户，以朱、明、马、白、沙、李、柳、铁、赵、戚各姓氏为主，回族工商业十分繁荣，腾冲城内“凡一切铺面、店子，回教要占十分之七；商场各项，尽归回教。先年之三盛号，明、朱、马三姓同设。”“又先年之源盛号，系大山脚朱姓之三代举人之业。”“又宝龙号之店房，大山脚明姓之业。”[6]这些回族大商号店铺的兴盛，都是与缅甸进行以玉石珠宝、药材、矿产、棉花等物资贸易而发展起来的。杜文秀领导滇西各族人民反清起义的 18 年间（1856-1873 年），大理帅府曾设立马帮商队，委托腾冲回汉族商号和定居缅甸的回族侨胞开展国际贸易。在此期间，潘塞人与国内回族同胞之间的经济交往达到空前繁荣。^[7]光绪二十三年，根据清朝与缅甸英国殖民当局签署的《中缅条约附款》第十三条的规定，英国选定腾越为通商口岸，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正式开关设埠，[8]地方便了腾冲和滇西回族马帮商号的入缅贸易。

除腾冲外，滇西的保山、永平、下关、大理、蒙化和楚雄，滇中的昆明、玉溪、通海、峨山以及滇南的个旧沙甸、开远大庄、建水等地的主要的回族商号，都是与缅甸进行跨国经济贸易而发展起来的。滇南、滇中和滇西东部的许多回族马帮进入缅甸经商贸易的路线，主要是走滇南思茅、西双版纳商道进入缅甸掸邦转往缅甸各地。玉溪大营回族人马佑龄家的“兴顺和”，河西大回村马同柱家的“源信昌”，昆明张梓义的“永义昌”等著名的回族大商号，都是清末以来靠长途马帮走夷方（入缅泰）发展起来。他们的马帮商队是与缅甸潘塞同胞进行经济交往的主力。[9]云南回族马帮从滇西腾冲或滇南思茅、西双版纳入缅贸易，沿途均在缅甸各地的潘塞同胞开设的马店、货栈停留食宿。今天缅甸境内潘塞人集中分布的通都大邑，当年几乎都是云南回族马帮入缅贸易的主要商埠。

（二）宗教文化方面的交往

潘塞人与云南回族的交往还表现在宗教方面。这种交往主要反映在潘塞同胞从国内聘请阿訇教长前往任教讲学，国内回族同胞借助前往缅甸探亲访友之便，取道缅甸前往阿拉伯麦加朝觐两个方面。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十月，中国清代四大回族伊斯兰学者之一的马德新经师，曾随大理丰呈庄回族马帮经西双版纳入缅甸前往麦加朝觐，在缅甸期间与当地潘塞回胞和缅甸嘎拉穆斯林人士广有交往。[10]同治八年（1869 年）和光绪十一年（1872 年），他的高足、云南另一位著名伊斯兰经学大师马联元又两度经缅甸前往麦加朝觐，旅缅期间，马联元经师应邀在缅甸各地潘塞回胞聚居的城乡广泛宣讲伊斯兰教。当时马联元经师的养子马安贞教长应聘在缅甸宝石厂清真寺任教长，联元第二次途经缅甸时，曾前往宝石厂

看望安贞和当地同胞，并在当地短暂讲学。[11]民国时期，缅甸各地潘塞回胞经常回国从滇西聘请阿訇前往任教，一些阿訇又在缅甸成家入籍，加入到旅缅潘塞回胞的行列。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联系因国内政治因素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来，聘请阿訇前往任教的情况已经不多，但前往缅甸探亲访友而后径直前往阿拉伯朝觐的活动，又在逐渐恢复之中。

参考文献

- [1] 姚继德，云南穆斯林朝觐小史[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3）。
- [2] 林长宽著，姚继德译，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语源考[J]，回族研究，1993（4）。
- [3] 马维良，李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帕西傣”调查[A]，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C]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 [4] （缅甸）明光熙，滇缅边境邦隆回教百年沧桑见闻录[M]，1992年；马绍忠，阿佤山班弄回族历史调查[A]，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C]。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吴乾就，马美亭谈话记录[A]，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5] （英）福布斯著，姚继德译，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J]，回族研究，1992（3）；福布斯著，姚继德译，云南回族移居缅甸佤邦班弄小史[A]，云南回族研究会，回族学刊[C]第1辑，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 [6] 明祝三，清咸同年间腾冲回族罹难记[A]，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A]，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 [7] 纳钟明，何平，杜文秀起义与滇缅贸易[A]，高发元，杜文秀起义论集[C]，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 [8] 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9] 马运和，马伯良，云南回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兴顺和”号始末[A]，云南回族社会历史（三），[C]，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何敏，记昆明永义昌[A]，刊台北云南同乡会，云南文献[C]，第15辑，1985年。
- [10] 马复初，朝觐途记[M]；姚继德，云南穆斯林朝觐小史[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3）。
- [11] 纳国祥，国内外知名的经堂教育家马联元[A]，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C]，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Hui People of Yunnan Migrating to Burma

Yao Ji-d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From the Yuan Dynasty, ancestors of Yunnan's Hui people migrated to Thailand and Burma gradually. The part in North Thailand was named the Cin-Ho in Thai. The part in Burma was named Panthay in Burmese. On the base of the writer's investigation and relevant recordation, this thesis makes

meticulou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s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between the Pathay and the hui people of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Yunnan; the Hui people; Burma; the Pathay

收稿日期: 2003-06-07

作者简介: 姚继德 (1964-), 男 (回族), 云南昆明人。史学博士,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交流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晓斌)